

# 飄洋過海

賴玉玲

## 清宮順風螺行跡

清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舉事，在臺灣南北屢傳捷報，並圍困臺灣鎮總兵官柴大紀於諸羅城。高宗不得不派兵遣將渡海救援，下旨陝甘總督福康安到熱河晉見，授予督辦臺灣軍務之職，同時特賜護佑渡海平順的右旋白螺。由臺灣的動亂事件為發端，清宮右旋白螺飄洋過海的行跡，不僅牽涉臺灣歷史，還關連中琉關係。

### 藏傳佛教與右旋白螺

西元七世紀佛教傳入西藏，十世紀時雜揉了神靈崇拜的藏地鉢教，形成大乘教義為主的獨特藏傳佛教系統，隨之向北方游牧民族傳佈，並在十三世紀起影響內地。前述背景下，滿清入關前已經與藏傳佛教有所接觸，入關後，進而宣示如同元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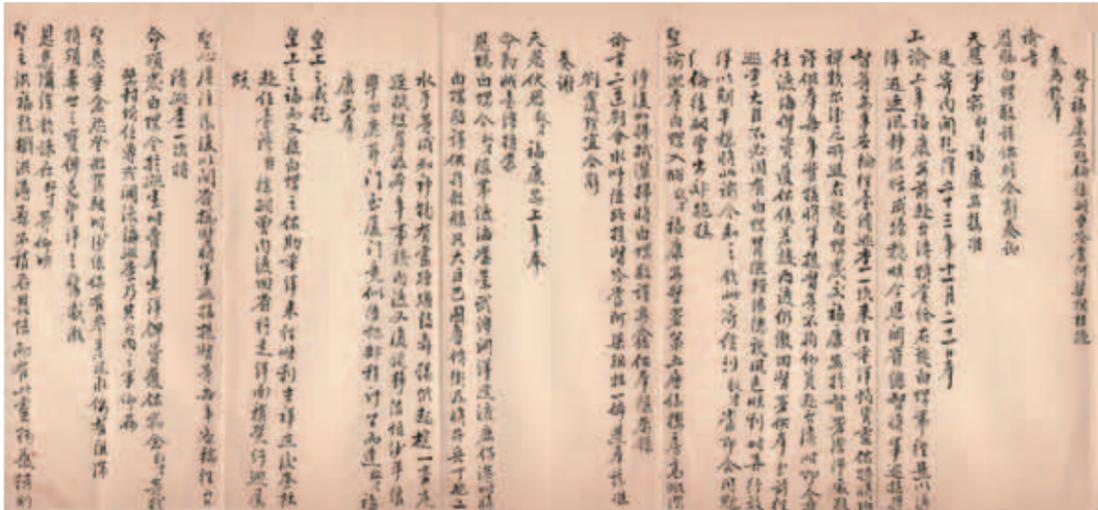
般，繼續作為藏傳佛教的護法者，給予相當禮遇和尊重，以致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部眾將滿族人視為一體。經過清廷大力贊助，使得藏傳佛教在十七世紀後，成為塞外草原藏、滿、蒙各族的共同宗教。藏傳佛教教派中，十五世紀宗喀巴所創設注重僧團組織、講求先顯後密之修行次第的

「格魯派」，因僧侶頭戴黃色尖頂帽而被稱為黃教；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自青康藏高原藏族生活區向蒙古草原傳播，迅速成為藏傳佛教主流。清朝為達成與蒙古族聯盟的政治考量，建國之初即尊崇藏傳佛教，並獨尊黃教。

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清廷



福康安攜臺右旋白螺貯於清宮靴皮盒，附白綾四體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清閩浙總督福康安奏〈為欽奉諭旨恩賜白螺謹供詞恭謝天恩事〉 乾隆53年12月29日 10扣 局部 故機03970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封授五世達賴金冊、金印，確立達賴為黃教最高宗教領袖；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則明令達賴掌管西藏地方行政。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冊封五世班禪胡土克圖為「班禪額爾德尼」，以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為權力中心，主持後藏事務，藉宗教達成羈縻西藏、蒙古之目的。清朝在原本的薩滿教（Shamanism）信仰外倡興藏傳佛教之舉，目的是讓達賴、班禪兩大黃教領袖因有政治的後盾和庇護，藉以擴張影響力，鞏固其在西藏的勢力。兩岸故宮所典藏不少藏傳佛教文物，就是歷代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屢次遣使，甚至親自入京朝貢、進獻，黃教教派與清廷密切合作、互動頻繁的明證。由於清朝將宗教作為統馭工具，使藏傳文物透過進貢方式的方物和賞賜而流傳；順治時已經有誦唸佛經、供奉佛像活動，佛堂的興建則在乾隆時期蔚為大觀。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清宮內依據密宗四續部佛眾的壇城，興築雨花閣；再使梵宗樓、寶華殿、香雲亭、中正殿，以及慈寧花園的寶

物，多將西藏數代高僧使用過的法器供奉養心殿佛堂。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林爽文事件發生，因為臺灣的波濤洶湧，進而將定風珠運用於護佑渡海，開啓藏傳佛教文物右旋白螺與臺灣的直接關聯。

**林爽文事件**

乾隆五十一年，福建漳州籍民林爽文因官逼民反，在臺中大里杙豎旗起事。經林爽文號召，響應的烏合之眾竟然在臺灣南北戰役中屢傳捷報，並圍困臺灣鎮總兵官柴大紀於諸羅城。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高宗下旨陝甘總督福康安到熱河晉見，授予督辦臺灣軍務之職，福康安因此銜命調派內地兵員往臺灣救援。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初五日福康安奏摺：「在熱河時，面諭以海洋風信不常，務須詢之船戶方為穩妥。又蒙賞賜右旋白螺，令於渡海時帶往，凡進兵渡海等事，無不仰邀睿慮周詳，恩慈優渥。」平亂後，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五月十五日續奏：「臣福康安跪奏，為渡洋已抵廈門恭摺奏聞事。伏念臣上年奉命赴臺灣剿捕：

是生長過程遇到阻礙或突變，相對罕見而珍貴，被佛門視為至寶；象徵釋迦摩尼的說法如同海螺聲響，響徹四方，可以抹去重罪，進入西方極樂世界。因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兩年一次，在新正及萬壽節輪流進貢丹書時，同時呈獻的右旋螺就被當作奇寶看待。除法器的含義外，傳說供奉船上能光照水族眾生，具有確保風平浪靜的庇佑作用，乾隆皇帝特別御製「右旋白螺贊」，就提及「或有右旋者，涉海者攜帶於舟，則吉祥安穩最為靈異」，故又有「定風珠」的俗稱。

**右旋白螺與臺灣史**

清朝建築佛寺、禮敬頻繁的結果，使帝王、內廷女眷崇佛風氣盛行。清世宗雍正皇帝深研佛教，曾派送喇嘛瑞符給西北邊疆督師的將領佩帶，以「仰仗天佛慈恩，自邀安平之佑也」，深信藏密經高僧加持的靈驗。乾隆皇帝除熱衷修習藏傳佛教外，源自修行可以歷世累積的藏地傳說，乾隆又較前代更加虔信加持之

此皆仰賴我皇上誠敬感孚，神明默佑，並蒙恩賜右旋白螺渡海，得以益臻穩順。」（《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將臺灣剿捕結果，也歸功右旋白螺的靈驗。

福康安的赴臺平亂由於攜帶了右旋白螺同往，高宗也就把渡洋迅速、風靜波恬，乃致亂事平定有賴白螺的靈威，進一步決定將右旋白螺交發閩浙總督，提供每年輪流往赴臺灣巡察的各級官員攜帶渡海，確保航海平順。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轉任閩浙總督的福康安帶領官員迎奉，在督署第五層樓房安龕，供奉白螺，制定出內廷右旋白螺常駐福州的新制；也開展此後右旋白螺屢次的海上傳奇。（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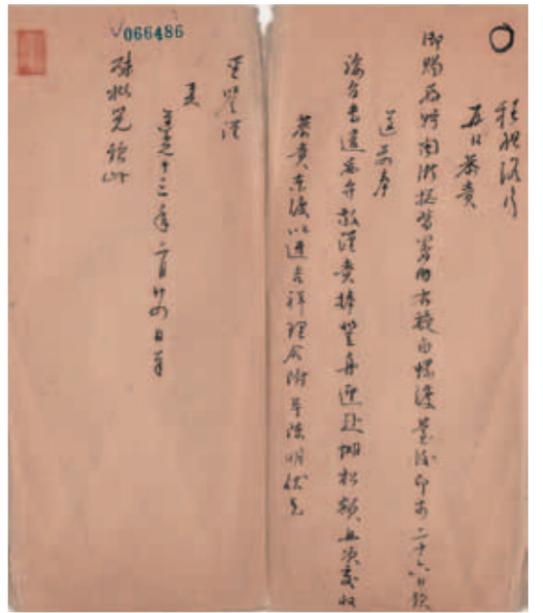
**蔡牽事件**

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福建同安人蔡牽出海掠奪，快速發展成二萬人的海盜集團，並在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因遭遇閩、浙方面大力圍剿，轉而侵擾臺灣。先後在鹿港、鹿耳門、滬尾焚燒搶劫後，自稱「鎮海威武王」，進而號召臺灣南部

再次施展渡海、平亂功用。(圖二)

**清宮白螺餘緒**

右旋白螺與清代臺灣史事的關聯，除上面所列舉外，還需包括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的陳周全事件。林爽文事件平息後臺灣米價昂貴，在彰化地區爆發搶糧動亂，陳周全趁機結合天地會起事。為避免延誤時機，高宗重調福康安迅即趕赴臺灣調度，同時指示：「若有需渡臺前往臺灣督辦，前次福康安帶往之右旋白螺最為吉祥，是以渡洋平穩。但此次發報迅速，包裹未必需時，不及一並發去，數日內福康安等亦必有捷報奏到，即可隨報續行發寄，亦不為遲，為此先行示知福康安，以便放心穩渡，迅速捷音也。」(註二)陳周全事件時間在林爽文事件結束後不久，諭旨內容顯示高宗對福康安平亂能力懷抱信心，也藉「最為吉祥」的描述，肯定右旋白螺護佑渡洋平穩的功効。只是高宗匆匆派令福康安出兵，來不及將白螺打包，以致沒有能促成右旋白螺再次渡臺，但是在發兵遣將的危急之際，



圖二 清 閩浙總督程祖洛〈奏報恭賀御賜存貯閩浙總督署內右旋白螺渡海事〉(摺片) 道光 2拍 故機0669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料)如同乾隆年間福康安領兵、渡海平亂的舉措，白螺隨軍隊一同被帶赴臺灣，以護祐航海平順。

同年(嘉慶十一年)二月，為確保前往臺灣的將領帶兵平亂順利，再有諭旨：「至所稱現有吉祥右旋白螺供奉督署，派員赴省敬請等語，前已將大內敬貯之吉祥右旋白螺發交賽沖阿，令其攜帶過臺，以資利涉。若賽沖阿併將玉德署內所供之右旋白螺一同帶往則已，若伊未經一併攜帶著，玉德俟德楞泰到後，將伊署內供奉之白螺交令帶往，以期風帆穩順，迅速藏功。」(《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為求救援船隻風帆穩順，迅速藏功，讓清廷不惜多動用一枚珍貴的右旋白螺前往臺灣。只是副都統德楞泰後來並未赴臺任事，閩浙總督署內的右旋白螺因而沒有能被攜往臺灣；但是此一發展過程，卻也顯見嘉慶皇帝一如前代，對右旋白螺靈威的信奉不墜。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嘉義縣的禁米出鄉和閩粵械鬥，因地方官辦事不公，以張丙為首，從官逼民反

特別提出右旋白螺，足可見皇帝對此螺的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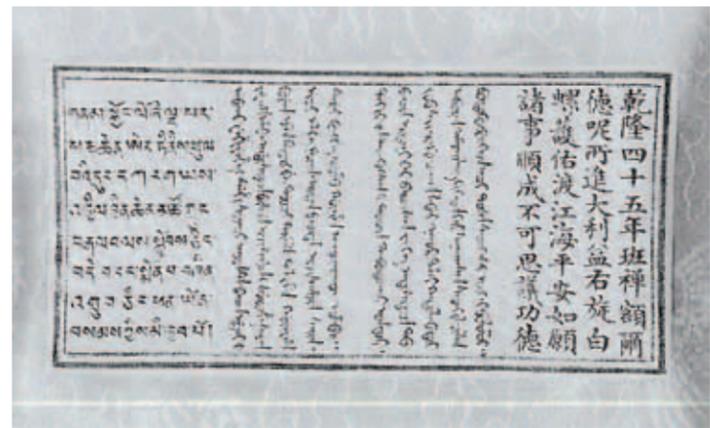
由清代右旋白螺帶往臺灣的歷史來看，林爽文事件後，高宗將右旋白螺交發閩浙總督署供奉，明確有別於因動亂發生而自內廷的臨時調發，白螺從此固定作為渡臺官員渡越臺灣的定風珠。自白螺定駐福州督署後，嘉慶十一年蔡牽事件時，賽沖阿獲得比照福康安、攜帶敬貯大內的右旋白螺渡海之事，讓兩枚白螺有同時在臺灣出現的可能。雖然仁宗同意將督署內的右旋白螺一同帶往，可能考量供奉福州的白螺已經足以就近支應軍隊前往臺灣的渡海涉險，所以沒有等到軍隊凱旋之日，在賽沖阿抵臺、甫授為福州將軍時，皇帝就急速諭令追繳大內的右旋白螺回宮。此事說明此祐清代臺灣間風帆平穩的順風螺實際不只一枚，至少包含供奉督署和敬貯大內的兩枚不同右旋白螺。

十八世紀下半動亂迭起的臺灣歷史，因為定風珠傳奇添色彩，多有學者留意右旋白螺事蹟，卻因未能明悉白螺行跡而產生混淆。國立故宮博

的抗官，擴大為反清事件的抗讖性民變。張丙以嘉義縣境為主要活動地區，一個月之中四次圍攻嘉義城，在縣境內焚搶了三個月。此外，率眾圍攻縣城，到處攻汛、戕官的行徑，在眾多游民加入和謠言迅速散播下，彰化 and 鳳山縣都有響應者。清廷除調動福建省兵員外，又調派山西、河南、四川、貴州等省總計一萬名以上兵力赴臺；又採買浙江、江西等省米穀二十萬石，截留浙江漕米十萬石作為來臺的徵兵、撫卹。經臺灣鎮總兵官劉廷斌等堅守嘉義城，以及浙江提督王得祿勸諭地方施行連莊、從弟武生王得蟠糾義勇護城，最後由福建陸路提督馬濟勝帶兵，聯合劉廷斌共同平定變亂。

為迅速平亂，道光皇帝對進兵剿滅張丙事件的閩浙總督程祖洛、福建巡撫魏元烺諭示：「右旋白螺前在督署恭貯，歷經帶往渡海最為吉祥。該督此次應仍帶往，即瑚松額等放洋，亦應令其帶去，俾資護佑。」由程祖洛迎出供奉於督署的右旋白螺，交福州將軍瑚松額攜帶赴臺，右旋螺得以

物院共計典藏七件白螺，右旋白螺佔三件。由於西藏進貢的器物，常需先交造辦處整理，包括配搭座子、鑲嵌物或配件，而後落款、四體文字說明刊刻，經過一番整飭後才入藏。故宮所藏原始編號呂一一八三的右旋白螺整體呈現如下：長十八·九公分，寬九·四公分，螺體鑲鑲金吹嘴，鑲青金石、珊瑚，並有仰覆蓮瓣、如意雲紋裝飾。此外，螺口與底端釘接有鑲金護板，敲飾五瓣花式錦，鑄藏文讚詞與卷草紋，緣鑲嵌珊瑚、松石、青金石等各色石，底端刻「乾隆年製」四楷字，並有一圓型環。又銀質內板同樣陰刻填白彩漢、蒙、滿、藏文「乾隆年製」款識外，依循藏傳佛教傳統，鑄刻有供養遍滿虛空之海螺音等內容的十方妙音，祈請佛陀護佑眾生得殊聖解脫的藏文祈請文。尤其重要者，根據盛裝右旋白螺的描漆皮盒內墨書的漢、蒙、滿、藏四體書：「大利益吉祥右旋白螺乾隆五十二年八月，賜福康安帶赴臺灣剿平逆賊林爽文、莊大田等，往來渡海平安。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凱旋後繳回供奉，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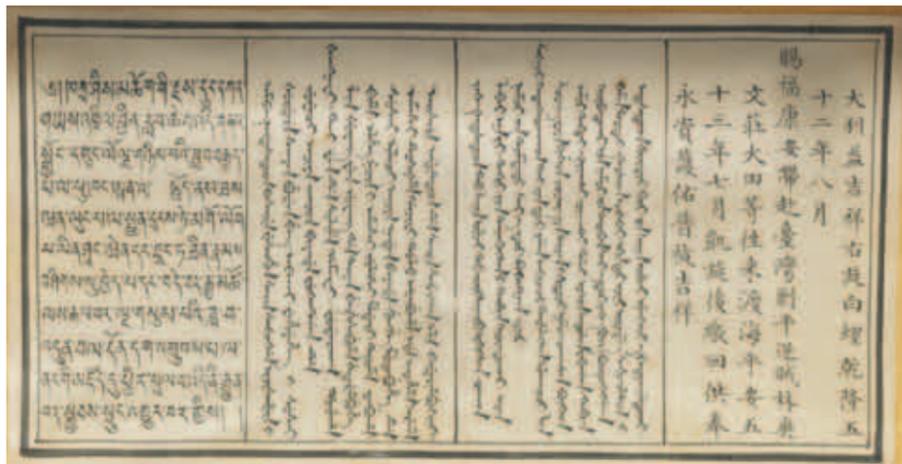
圖四 清代右旋白螺漢、滿、蒙、藏四體文字白綾簽 引自北京故宮博物院主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

順成，不可思議功德」(註五)(圖四)，綾簽內容與徐宗幹所記完全相同。反觀乾隆五十二、五十三年兩件福康安領受白螺赴臺、渡洋的奏摺，皆未提及所攜白螺為班禪喇嘛所進；清代宮廷檔案也未見福康安攜臺白螺與班禪額爾德尼有關聯的紀錄。然而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林爽文事件後，高宗諭：「上年福康安前赴臺灣特賞

給右旋白螺帶往，是以渡洋迅速，風靜波恬，咸臻穩順。今思閩省總督將軍、巡撫、提督等每年應輪往臺灣巡查一次，往來重洋均資靈佑，特將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右旋白螺發交福康安，於督署潔淨處敬謹供奉。」(圖一)隱然指向「右旋白螺」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右旋白螺」是兩枚不同的白螺。道光二十九年(一九〇

賀護佑普被吉祥。」顯示法螺曾經在林爽文事件時渡臺，此螺正是高宗特賜交福康安攜帶，以「最吉利」看待而敬貯於大內的右旋白螺。(圖三)被供奉在福州督署的右旋白螺形制如何？清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

〇)六世班禪由承德入覲，慶賀乾隆皇帝七十壽辰，當次進獻物品中標列了「栓五色哈達海螺」的紀錄，對班禪額爾德尼所進獻右旋白螺提供了原始樣貌的認識。(註三)道光年間臺灣兵備道徐宗幹的札記，則為這枚白



圖三 清 乾隆朝 右旋白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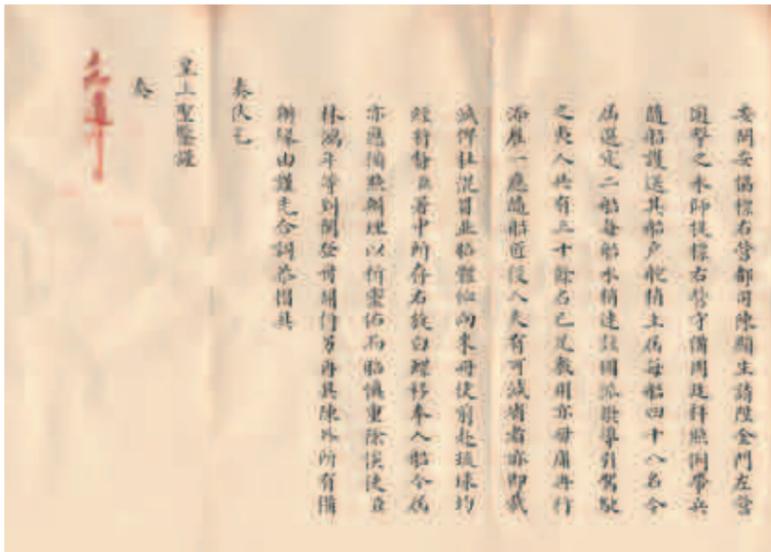
螺留下更多的描述：「節署白螺圖，內府頒。以奉之渡海者，曰順風螺。余題句有云：臣心堅白能如此，何處風波不可平？右旋白螺，長三寸，有五色如玉石旋紋三，鑽孔八，綴以珠寶，藏於漆櫃。」除長三寸(約十公分)等較為詳細的外觀紀錄外，同時記載盛裝白螺匣內所留寫的「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大利益右旋白螺，護佑渡江海，平安如願，諸事順成，不可思議功德」四十字(註四)，成為辨明督署供奉與大內貯藏兩枚右旋白螺間差異的重要線索。

搜尋兩岸故宮白螺蹤跡，一九九二年北京故宮為策劃「清宮藏傳佛教藝術展覽」所編寫、出版的《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圖錄中，出現兩件藏傳佛教白螺。一為明朝「鑲翅海螺」，另一為編號一三〇的清代右旋白螺。清代白螺雖然吹嘴不見，只存邊緣有釘孔的螺體，長十·八公分盛貯於盒裡，且漢、滿、蒙、藏四體文字白綾簽上，漢文書寫的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大利益右旋白螺，護佑渡江海，平安如願，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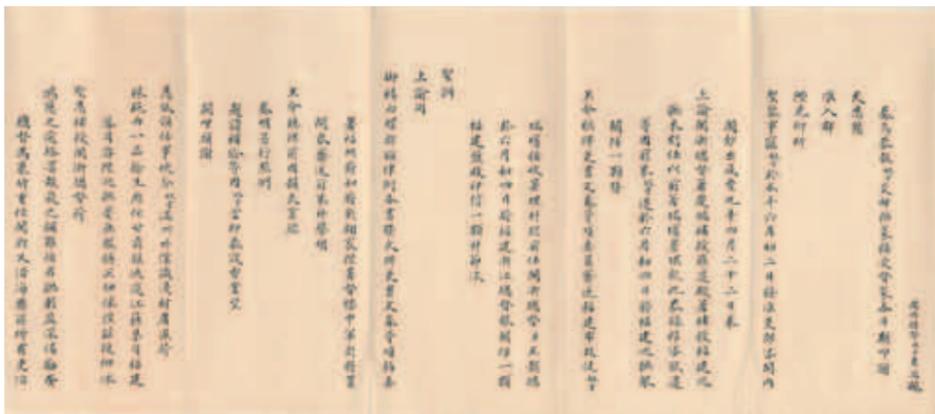
三)閩浙總督崇善遵旨繳回白螺奏摺內，便有「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上諭頒發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右旋白螺到閩」的陳述(圖九)，確知敬貯閩浙總督衙署的正是六世班禪為乾隆賀壽時所獻「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右旋白螺」。換言之，直接關係臺灣歷史的兩枚順風螺，恰恰分別存放在兩岸的故宮博物院。

### 出使琉球及送繳宮廷

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大利益右旋白螺」白綾簽上「護佑渡江海平安如願」內容，呈現與乾隆年間福康安攜帶渡臺的「大利益吉祥右旋白螺」相同意義，都是作為祈佑風帆穩順的順風螺用途，可能因此讓學者誤認存置大內與移置督署的白螺為同一枚。根據乾隆五十三年高宗體恤閩省官員渡臺艱辛，往來重洋亟需神靈庇佑，而有「特頒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右旋白螺交發福康安，於督署潔淨處供奉」的諭令。推測高宗交給福康安攜帶渡臺的白螺，應該隨林爽文事件落幕而有一番繳回宮廷的程序：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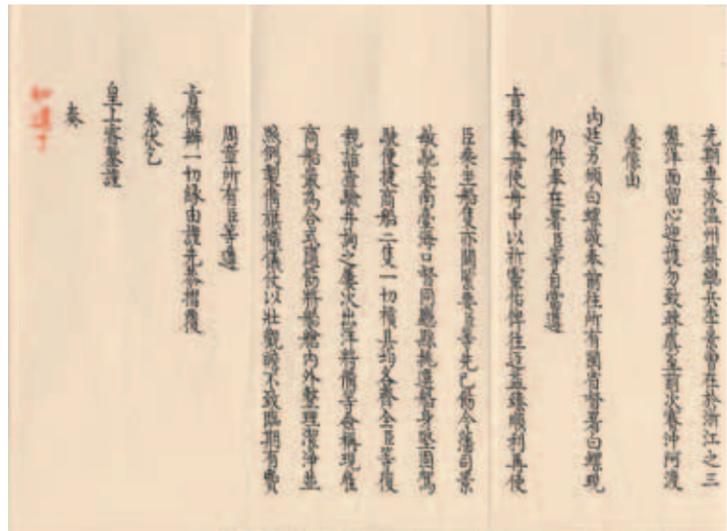
圖七 清 閩浙總督鍾祥等〈為備辦冊使前往琉球國一應事宜恭摺奏聞事〉 道光18年4月12日 11扣 局部 故宮10734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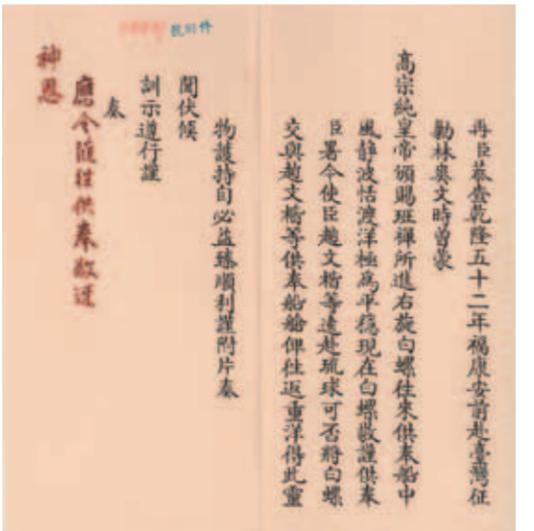
圖八 清 閩浙總督慶端奏〈為恭報交卸據家接受督家各日期並奏請陛見事〉 咸豐9年6月5日 局部 12扣 局部 故宮1295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林保、福建巡撫張師誠於三月初六日上奏，提及前次賽沖阿渡臺係由內廷另頒白螺敬奉前往，而閩省督署內白螺因仍供奉在署，建議將之移奉封舟中，以祈靈佑往返順利。(圖六) 到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琉球國王尚灝薨，世子尚育請封，清廷又有派出翰林院修撰林鴻年為正使、編修高人鑑為副使前往冊封之舉。在道光十八

年(一八三八)，閩浙總督鍾祥、福建巡撫魏元烺便以向來冊使赴琉球都將督署中所存右旋白螺移奉入船，議請同樣循例辦理，促使白螺再隨使臣出使琉球。(圖七) 到同治五年



圖六 清 閩浙總督阿林保、福建巡撫張師誠奏〈報遵旨選派明幹熟悉之水師將領護送冊使前往琉球并預備船隻一切事宜〉 嘉慶13年3月6日 10扣 局部 故宮09600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閩浙總督玉德奏〈聞預冊使乘坐船隻及現在辦理緣由〉 附件 嘉慶5年3月22日 2扣 故宮09110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十一月，再由高宗另行頒發班禪進獻的白螺，讓受任閩浙總督的福康安長期供奉福州督署。一直到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牡丹社事件，在真正建立起福建巡撫每年駐臺半年制度前，閩省將軍、總督、巡撫、提督每年輪流渡臺巡視的規定，並沒有被確實執行；恭貯福州的白螺，實際出航臺灣的次數有限。細數清代臺灣動亂事件：右旋白螺因乾隆朝林爽文事件開展海上任務，而嘉慶蔡牽之亂閩浙總督署白螺未及趕赴臺地；停駐督署的右旋螺實際只有在道光張丙亂時，被閩浙總督程祖洛迎出，交福州將軍瑚松額攜帶赴臺，才再次勾連出與臺灣歷史的關聯。

封使臣前往琉球。由於清代中琉間交通固定以福州為門戶，使臣受命次年春天由京師南下福州，待夏至西南風起才啓程的過程中，所有冊使出洋準備事宜，全由閩浙總督辦理；執行航海護佑的右旋白螺，其施用對象就由護佑官員渡臺，進而兼理冊使赴琉。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因備位琉球國王尚溫，循例向清廷請封，嘉慶四年(一七九九)翰林院修撰趙文楷、編修李鼎元被選派為正、副使，前往琉球進行清朝第五次琉球國王冊封。嘉慶五年(一八〇〇)閩浙總督玉德陳報出使準備事宜的(為預冊冊使乘坐船隻恭摺)附片內，率先提議將供奉督署的白螺隨行出海護佑；經嘉慶皇帝硃批「應令隨往供奉，敬過神恩」，開創了右旋白螺出使琉球的先例。(圖五)

此後清代對琉球的冊封，都得以循例攜帶福州督署內的白螺同往：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琉球新王尚灝請封，清廷因此特命翰林院編修齊鯤與工科給事中費錫章出使冊封，二人於嘉慶十三年(一八〇九)啓程；此次適逢蔡牽事件結束，閩浙總督阿

(一八六六)琉球國王再次的更替，於是派遣冊封使正使詹事府右贊善趙新、副使內閣中書于光甲赴琉球，由閩浙總督左宗棠「遵歷奉諭旨，將敬藏右旋白螺謹移送該使臣趙新等供奉舟中，以祈靈佑」(註八)，比照前面數次出使琉球的情況辦理，待返抵福州再將右旋白螺交回督署恭貯。

然而同治五年右旋白螺第四次隨冊封使臣出使琉球，是清朝第八次的冊封琉球國王，卻也是清廷最後一次冊封琉球王，既成為右旋白螺渡航琉球的尾聲，也為右旋白螺出航海上畫上了句點。

而另一枚敬貯大內的右旋白螺，自嘉慶十一年仁宗下諭追繳回宮後，再沒有離開紫禁城的訊息。至於恭貯福州的「御賜白螺」，則在護佑目的由渡往臺灣漸漸轉向琉球後，依舊受到閩浙總督接續的照護，並在歷任總督職務交卸的奏摺中，與閩浙總督關防、福建鹽政印信、王命旗牌、律例文卷等項一併謹慎列舉、移交。(圖八)直到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閏五月，福州將軍兼閩浙總督崇善遵



# 溯源与拓展

## 嶺南畫派特展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Lingnan School of Painting

2013/6/1 – 2013/8/25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1143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週五、週六夜間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  
Tel: 02-6610-3600 Fax: 02-2882-1440  
http://www.npm.gov.tw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Open daily from 08:30 to 18:30 all year round  
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00

主辦單位：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家文化基金會 借展單位：



中央研究院  
藝術史研究所

摺翠山堂

贊助單位：



臺灣企銀



五洲製藥



鳳凰衛視



旨，將乾隆年間頒發到閩，供奉於督署樓上的班禪額德尼所進右旋白螺派員恭繳回宮廷；白螺於焉功成身退，結束了一百多年來海上定風珠的任務。(圖九)



圖九 清 閩浙總督崇善奏〈為遵旨派員恭繳御頒白螺恭摺仰祈聖鑒〉 光緒29年閏5月3日 6扣 局部 故宮15040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結語

藏傳佛教法螺的右旋白螺，自進入清宮就獲得高宗乾隆皇帝御製詩讚詠，也因為「歷經帶往渡海，最為吉祥」，每遇臺灣大事就渡海來臺，展開護佑官兵海上平安的順風螺歷程。時至今日，物換星移：福康安、賽沖阿所攜帶渡臺的右旋白螺回宮後，先被供奉於養心殿佛堂，到二十世紀中期再與故宮其他文物一同渡海來臺；供奉閩浙總督衙署，擔當渡臺官員航

海護佑的右旋白螺，則在經歷蒞臺和冊封琉球的行旅後，現在仍留置北京紫禁城。由臺灣的動亂事件為發端，清宮右旋白螺飄洋過海的行跡，不僅牽涉臺灣歷史，還關連中琉關係；定風神物飄洋過海的護佑，使清廷得以在驚濤駭浪中展現對臺灣的影響、牽繫與琉球的交通，對探討清代臺灣歷史發展、對外關係都深具意義。

作者任職於本院院處

### 註釋

1. 包括西藏的進貢，清廷為賞賜蒙藏領袖與寺廟、宮中祝賀壽慶，以及清宮內外佛堂陳設與儀式用，也製作藏傳佛教法器。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天地會》第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一九八〇，頁一六一—一九。
3. 陳鏞儀、郭美蘭，〈六世班禪承德入觀述略〉，《中國藏學》一九九二年第四期，頁五八—六八。
4. 徐宗幹，〈君子軒偶記〉，《斯末信齋雜錄》，臺灣文獻叢刊第九十三種，臺北：臺灣銀行，一九六〇，頁五一。
5. 故宮博物院主編，《清宮藏傳佛教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二四一。
6. 左宗棠，〈冊封琉球國王使臣到閩，備辦一應事宜擇期放洋〉，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

### 參考書目

1. 郭果六，〈臣心堅白能如此，何處風波不可平——漫談故宮典藏的右旋白螺〉，《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二八期，二〇〇二，頁一〇二—一〇七。
2. 陳龍貴，〈院藏清代琉球檔案與中琉封貢關係〉，《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二二期，二〇一三，頁七〇—八一。
3. 蔡玫芬，〈定風珠——右旋螺〉，《故宮文物月刊》第二期，一九八三，頁一〇八—一一一。
4. 賴依縵，〈人間奇寶——康安攜臺白螺在臺灣〉，《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四三期，二〇一一，頁一一〇—一一五。

收入《左文襄公全集》第一冊，臺北：文海書局，一九六四，頁六九八。